

天使和妖妇：东方古典小说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 以《三国演义》和《壬辰录》为例

유해맹*

目 录

1. 导言
2. 天使：女性形象的极端
3. 妖妇：女性形象另一极端
4. “他者”：无论天使还是妖妇
5. 结束语

1. 导言

在人類歷史上，從文藝復興（Renaissance）開始，人權的概念已有了上千年的歷史，但人權的概念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不包括女權的。直到1791年法國大革命的婦女領袖奧蘭普·德古熱（Olympe de Gouges）發表《女權與女公民權宣言》的時候，女性主義運動才拉開序幕。奧蘭普·德古熱開宗明義，認為：“婦女生來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權利。”¹⁾但宣言發布後兩年，她就被過去的男性同黨送上了斷頭台。早期的女性主義者與最初的女權運動通常被稱為“第一波女性主義”（the first-wave），而1960年之後的女性主義被稱為“第二波女性主義”（the second-wave）。也有“第三波女性主義”（the third-wave），女性主義者之間對於其存在必要性、貢獻與概念意見不一。之

* 건국대학교 영어중문학과 한중비교어문학 박사 수료생.

1) 李銀河，《女性主義》，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第19頁。

所以如此称呼，是因其接連不斷，后來者運用了前行者的貢獻与資源。

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女性始終處于未被發現的狀態，即便是女性形象出現在小說中，也被簡單粗暴地劃分為天使和妖婦兩種極端。在中國和韓國的古代小說中，《三國演義》和《壬辰泉》中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為：天使和惡魔兩種極端的形象²⁾，這兩種極端都不是女性的本來面貌，成為“他者”，從中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男權話語策略及其本質³⁾。

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其基礎是《三國志》，共百二十回，“三分真實，七分虛構”⁴⁾，描寫中國東漢末年的歷史，這個特殊時期各個封建集團之間的鬥爭。其中塑造了許多英雄豪傑。戰爭題材小說以男人為主，充滿陽剛之氣，塑造人物形象有1千多，其中也不乏女性形象，有40多個。《壬辰泉》是韓國朝鮮時期的小說。取材于1592年到1598年日本侵略朝鮮的壬辰戰爭。以描寫戰爭場面和塑造人物為主，并虛構了一些帶有神話成分和傳奇色彩的情節。雖然是戰爭小說，女性形象的刻畫却成為文章的精彩之處。兩部小說中的貂蟬、孫夫人、小喬、糜夫人、論介、桂月香、金貴人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所謂女性意識就是女性的性別意識，女性文學著名學者喬以鋼在《論中國女性文學的思想內涵》中指出，女性意識“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確定自身本質、生命意義以及在社會中的地位与价值；二是從女性立場出發審視外部世界，并對它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⁵⁾這就告訴我們，女性不但要有獨立自覺的女性意識，更要有一種明確的主體意識，即女性作為主體，要對自己在客觀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有一種自覺意識。具體說就是女性能夠自覺的意識并履行自己的歷史使命、社會責任、和人生義務，在社會中肯定自己，實現自己的价值。明確的主體意識是女性對自身价值認可和追求的理性支撐。

在《三國演義》和《壬辰泉》的時代以及整個封建社會中，可以說女性始

2) 吳韋華，《天使与妖婦二分法》，《上海外國語大學》，2007。

3) 柳曉萌，田兆耀，〈從女性形象讀解《三國演義》的男權話語〉，《安徽文學》，2009。

4)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 喬以鋼，《論中國女性文學的思想內涵》，《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1，第31頁。

終處于性別意識和主体意識缺失的狀態，缺少對女性作為人的主体生存狀態的描寫，更沒有對女性進行深入細致的心理描寫，女性從未作為主人公出現過，女性形象只不過是起到勾連故事情節和突出作者主題思想的襯托作用，這樣的文本導致讀者只重情節而缺少對人物的關注，作者在創作文學作品時缺乏對女性的關注和深入挖掘，因此缺少了女性主体意識。但兩部小說畢竟仍是兩國古代文學的名篇，女性意識的覺醒是直至19世紀的西方社會才開始展開，所以在中韓古代小說中，二分法的限制是難以避免的。

2. 天使：女性形象的極端

為什麼古代文學中會有天使的存在？這與古代文學中男性掌握話語權有關，文學要反映生活，所以文學中不可能只有男性存在，文學中女性的存在也是必需的，所以男性根據自己的道德標準塑造出來符合他們價值標準的女性形象就是天使。而在東方也是如此，古代社會中《女德》和《女誡》⁶⁾就是儒家思想下女性價值標準的產物。

首先，是一些能為自己丈夫選擇死亡的女性，是男性心目中絕對的天使。在《三國演義》中有：劉備糜夫人，蜀將馬邈之妻李氏，蜀漢北地王劉諶之妻崔夫人等等是這類女性的代表。這三位都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們的性格特征有剛毅的一面，遇事有主見，而且具有舍身取義的道德精神。

小說第41回寫，在長坂坡，為了讓趙雲不分心，更好地挽救阿斗的性命，糜夫人投井自殺。其實，這個故事也是虛構的，《三國志·糜竺傳》中交代兩句：“建安元年，……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于先主為夫人，”⁷⁾並沒有死因和最終結果的記載。作者這樣改動，塑造，使得糜夫人讓人肅然起敬，形象很高大。小說寫道：“拼將一死存劉嗣，勇決還虧女丈夫。”⁸⁾把女性當成男性

6) 班詔，《女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467頁。

8)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257頁。

英雄來謳歌，這裡漠視女性的生命的獨立價值，而聚焦于其男性化的倫理價值、道德價值。

其次，是男性心目中的良母形象。這一點是与現當代女性主義小說對母親形象反對地描寫截然相反的。《三國演義》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徐庶母親形象的刻畫。徐庶幼年喪父，母親沒有改嫁，很不容易把他撫養成成人，他很有才學和能力，他效忠正統的蜀漢劉備。但是，曹操知道他很孝順母親，派人把他的母親劫持到魏國許昌，并模仿其母親的筆迹寫信，要他到魏國。徐庶受騙來到魏國，徐母知道儿子的舉動后，非常生氣，覺得儿子不該效力于魏國，自己也不能連累儿子，更不能對不起祖宗，于是自縊身亡。母親自殺，徐庶雖然留在曹營，却“一言不發”、一直沒有效力。徐母生前“守節无亏，于家有補，教子多方”，其自殺乃“惟恐后嗣，玷辱先祖”⁹⁾。徐母的行爲均是爲家、爲夫、爲子，生与死的意義完全在于“爲他”的價值取向，其行爲和深厚的文化意蘊完全一致。孫權的母親也是如此，她有時管教儿子，盡管儿子是帝王，她替女儿的婚姻大事做主，她維持大家庭內部的秩序和安寧。

然而在封建社會這類老母的權利，完全来自于家庭主要男子的缺席、死亡。這類母親成了“死了的丈夫”的代言人。其實，文化上也是一个“他者”的形象。《三國演義》中很多忠義的名將謀士背后都有一位深明大義的忠烈母親，她們深明大義，視死如歸，鼓勵儿子爲義而行，甚至与儿共赴難。這樣的母愛固然令人贊嘆令人欽佩，但是這樣的母愛也被過于簡單化，在作者筆下更多的是被高度政治化和概念化，母愛的內涵過于簡單化，可以說貼滿了忠烈的政治標籤。這是對女性形象的一種片面化簡單化塑造。完全是爲作者的忠義主題思想而服務，女性性別特征在這里已經被最大限度地淡化。

第三，是能够幫助男性建功立業的女性。在《壬辰泉》小說中，在參與戰爭的女性中作爲個人出現的、最令人注目的就是全羅道楊氏夫人了。那是因爲楊氏夫人在十年前就預測到了壬辰倭亂的發生，并且讓丈夫提前組織了義兵。

전라도 나주에 사는 김천일의 아내 양씨는 남과 달리 총명하여 지감이

9)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236頁。

있는 부인이었는데, 이미 십년 전부터 임진란이 일어리라는 것을 알아차리고 남편에게 의병을 일으키도록 하기 위하여 남모르는 일을 많이 하였다.

.....

이때 양씨 부인은 의병들에게 미리 준비해 두었던 검은 칠을 한 바가지를 한 개씩 쓰고 싸우게 하고 따로 만들어 두었던 무게 팔십 근 짜리 쇠바가지 한두 개를 길바닥에 던져두게 하였다. 돌아다니던 적병이 길에 떨어져 있는 쇠바가지를 집으려 했지만 두 손으로 들어도 꿈쩍도 하지 않았다. 왜놈은 허를 휘둘렀다. 그도 그럴 것이 이렇게 무거운 철모를 쓰고 싸우는 장사들이 김천일의 군사이니 선불리 대적하다가는 큰 봉변을 당왔하리라 겁을 집어먹고 말았다. 그리하여 김천일의 군사들이 얼씬만 해도 왜적은 달아났다¹⁰⁾.

從三月起開始興起的壬辰倭亂几乎遍布了整个國家。凭借楊氏夫人的能力，他的丈夫的義兵業遍及了許多村落，達到了四千多名。因為做好了戰爭的準備，刀、劍、頭盔等武器一應俱全，擊退了入侵敵人的進攻。

即便是妓女，能够深明大義，可以為男人犧牲，也是天使的形象。妓女雖然收入不低，但无論是任何一个社會，都是一个不太光彩的職業。但也曾涌现出一些愛國救國的女英雄，在男人的視角下，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身殘”志堅的行爲。在朝鮮遭遇國難的時候也有這樣一位妓女，来自于明朝，因為父親被誣陷，流落到朝鮮，被洪譯官所救，回到明朝以后，嫁給了兵部官員，也就是因為這個妓女，朝鮮解除了明朝的誤會，得到了明朝援軍的救助。

그녀는 고개를 끄덕였다. 흥 역관은 주인 노파를 불러 물어 본즉 이천 금만 더 내시면 오늘이라도 된다고 하였다. 그는 당장에 이웃에서 노는 친구들에게 달려가서 천금씩 쓴 어음을 빌어 왔다. 주인 노파에게 주고서는 이 기생을 내일 아침 밝는 대로 고향에 되돌려 보내라고 하였다¹¹⁾.

10) 구인환 역, 《임진록》, 서울: 신원문화사, 2012. p132.

11) 구인환 역, 《임진록》, 서울: 신원문화사, 2012. p62.

小說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成爲男性的副手，甚至普通百姓中的女性也組成了自己的女子軍隊幫助男性：

“우리는 지금 전에 없던 국난을 당하여 백성이면 누구나 다같이 단결하여 이 땅을 사수해야만 하오. 여자들은 총칼을 들고 싸우라는 것이 아니라 밥도 짓고 옷도 꿰매며, 물도 끓이고 돌도 깨며 뒤에서 도울 일이 얼마든지 있으니 겁을 먹지 말고 한마음 한뜻으로 적을 무찌릅시다.”¹²⁾

女子軍人們說，“我們現在的參戰是因爲在遭遇國難的時候無論是誰都要在這片土地上死守。”她們雖然不是舉起刀槍揮向敵人，而是制作武器，食物，保障戰爭的進行。

在中國古代小說中，還有許多女性“天使”的形象，她們是賢妻良母、端庄秀麗、堅貞忠誠、賢良淑德，這些女子是中國小說明清形象的主流，她們有着大家閨秀之風，嚴格遵守三從四德，侍奉公婆、夫君，維護封建大家庭的和諧。相夫教子、嫺熟隱忍是她們的特点，公婆的責罵要忍，丈夫娶妻要忍，丈夫去世后要默默地忍受孤寂的生活。另外還有剛烈的女性成爲“天使”，當她們理想破滅時，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尤三姐自刎都是極其生動的體現¹³⁾。

而在韓國古代小說中的天使形象更爲豐富，有《仙女袋》中敢愛敢恨的女鬼姐妹、《李生窺牆傳》中外柔內剛的崔娘、《朴氏夫人傳》中智慧與勇敢的朴氏夫人、《彩鳳感別曲》中擁有現代意識的金彩鳳，更有代表最高成就的《春香傳》中追求自由、又敢于打破傳統道德枷鎖的春香的形象。

3. 妖婦：女性形象另一極端

但丁在《神曲》里描寫了人的七宗罪，驕、貪、怒、妒、財、色、嗜¹⁴⁾。

12) 구인환 역, 《임진록》, 서울: 신원문화사, 2012.p135

13) 徐國奎, 《明清經典小說荒誕性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碩士畢業論文, 2013.

14) 但丁(著), 朱維基(譯), 《神曲》,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

《三國演義》和《壬辰錄》里有的女性妖婦，就集中了這樣的人性的缺點，她們往往干出一些不忠不義、不仁不義、傷人害理的事情。

在《三國演義》中：董承之妾石英、黃奎之妾春香他們都是淫婦；郭汜的夫人，李傕、郭汜橫行朝廷之時，大臣欲除之。郭夫人的好嫉妒心理是出了名的，太尉楊彪就對漢獻帝說：“聞郭汜之妻最妒，可令人于汜妻處用反間計，則二賊自相害矣。”¹⁵⁾結果，郭汜的老婆中計，導致李傕、郭汜大交兵，折騰得長安一帶混亂不堪，後來兩人都被曹操所消滅。

妖婦的典型還有貂蟬的故事。小說第八回：“王司徒巧使連環計，董太師大鬧鳳儀亭”¹⁶⁾中，寫董卓在京城洛陽作亂，無人能夠除掉他，王允利用貂蟬的美貌，先把她許給呂布，后又獻與董卓，最終呂布殺掉了董卓。這個“連環計”的故事基本上是作者虛構的。《三國志》中只有一句話：“布與董卓侍婢私通。”¹⁷⁾這個故事的加入，是作者男權社會的身份對女性心理的誤解。在男性眼中，女性身體漂亮，具有迷惑男性的資本，她們可以危及男性的事業、權利、地位，生命，和理智，隨時服務於男性，具有工具性價值。女性的美貌、身體成為男子利用來消滅政敵的工具。即使是在大家族，皇室，女人，比如：孫夫人，即使是尊貴的公主，也難逃權利的控制，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女性沒有獨立的價值，更不能獨立地進行賞識。女性也成為男子好壞、英雄與否的試金石。從被殺的、失敗的男子來看，女人是禍水，好男兒不近女色。男人，如董卓好色，結果丟了性命。呂布、董卓、曹操、劉禪，這些負面人物都是好色之徒。好色與否是作者塑造形象，評價人物的重要標準，也是男性對女性的誤讀。

朝鮮小說《壬辰錄》中的妖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貴人的形象了。金貴人從故事的第一篇就出現了。“紅顏禍水”常常是失敗男人的托詞，倭軍入寇，金貴人便首當其衝了。

이때 임금 선조는 김귀인이라는 궁녀를 애지중지하였는데, 이 궁녀의 오

15)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181頁。

16)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82頁。

17)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

라비인 김공량이 이었다. 그는 대전별감이라는 자리에 있었는데, 누이의 덕택으로 대번에 경충뛰어 내수별좌라는 벼슬을 얻었다. 어느 날 김귀임은 임금께 황밀 오백 근을 갚아 줄 곳이 있다고 조르니 임금은 김공량에게 명령하여 쥐도 새도 모르게 황밀오백 근을 대궐에 들여보내라 하였다. 이 밀은 김귀인이 황초를 만들어 금강산의 사찰에서 기도 드리기를 위함이었다.¹⁸⁾

金貴人の哥哥負責軍中糧草，他爲了自己的私利賣了糧草，後來“壬辰倭亂”因爲糧草不足，沒了國本，吃了敗仗，都成了金貴人“紅顏禍水”的結果。不僅如此，皇帝之所以選擇逃亡，這裡的原因不在於皇帝本身的懦弱，而是皇帝耳根子軟，聽信了金貴人的話：

그러나 피난을 가는 사람들은 나날이 늘어서 서울 장안은 텅비어만 갔다. 이 소식은 내인의 입에서 김귀인의 귀로, 그리고 김귀인의 입을 통하여 임금의 귀로 들어갔다.

金貴人不僅在思想上影響了皇帝固守城池，讓他不斷變得懦弱，而且在國本事情上也把控着國家的命脉。朝鮮王朝未來的皇帝，必須是金貴人所出的。

임금은 장중한 태도로,

“광해군 혼이 총명하고 배우기를 좋아하여 믿음직하니라. 국본을 삼으려 하는데 경들의 생각은 어떠하오?”하고 물었다. 여러 신하들은 눈이 휘둥그레졌다. 세자는 반드시 김귀인의 소생 왕자 중에서 세울 줄 알았는데 천만뜻밖에 공빈소생의 왕자로 세자를 봉하신다니 임금은 참으로 명철한 분이였다.¹⁹⁾

即便是曾經皇親國戚，但國難當頭，在逃亡的路途中，皇帝也不得不下令，就像中國古代“安史之亂”唐明皇處死楊貴妃一樣，決定處死金貴人的哥哥。

“김공량은 목을 베어 조리를 돌리도록 하옵소서.”

하고 아뢰었다. 상감은 하는 수 없이 영의정 이산해를 평해로 귀양 보내고 좌의정 유성룡은 면직시켰다. 한편 김공량의 목을 베라고 하였으나 김공량

18) 구인환 역, 《임진록》, 서울: 신원문화사, 2012.p14.

19) 구인환 역, 《임진록》, 서울: 신원문화사, 2012.p42-43.

은 이미 어디론가 달아나고 없었다²⁰⁾.

金貴人的名字叫介屎，“介屎”就是狗屎的意思，從名字就可以看出對她的厭惡。她是朝鮮宣祖和光海君的寵妃，与張綠水、鄭蘭貞、張禧嬪并称为“朝鮮歷史上的四大妖女”²¹⁾。朝鮮宣祖時爲承恩尙宮，后与光海君私通，又成爲了光海君的寵妃。她在光海君在位時專擅朝政，烜赫一時。仁祖反正時被殺。野史記載金尙宮爲賤隶之女²²⁾。有傳聞說，是金氏下毒加害宣祖以幫助光海君即位。她其貌不揚，詭計多端，凭借服侍過時爲王世子的光海君，且后來得到王妃柳氏的扶助，又得寵成爲光海君的后宮。史書称她与鄭夢弼私通，和李爾瞻也亦過從甚密，且常出入許多權臣的府第，傳出許多丑聞。她与李爾瞻關係尤其密切，共同策划了許多陰謀²³⁾。爲了方便來往宮廷，金氏安于尙宮名号，不求更高的地位，由此還博得了謙卑的名聲。金氏以秘方取得光海君寵幸，使其他后宮与她无以爲伍，這也隨即危害到王妃柳氏的地位。她因爲善妒，還會對王妃施行過詛咒。金氏深受光海君寵愛，因而向朝廷官員收賄，賣官鬻爵，以鞏固自己在朝廷的勢力，光海君對她言听計從，使金氏在朝野气焰熏天。仁祖反正時，金氏正好在淨業院供佛，她得知政變一事后，逃跑至民間，被反正軍人捉到后被處斬²⁴⁾。

在傳統男性的心目中，所謂“女人氣質”的十一个特点，即无定性、被動性、不穩定性、封閉、虔誠、物質性、崇灵性以及非理性、自滿、巫婆和潑婦。男性作家就是在上述成見的影響下塑造女性形象的。“天使和女巫”是男性話語下女性的兩種極端，也是几乎每一部小說作品中都要展示的形象。在封建社會中，女性始終處于悲慘、低下的邊緣地位，她們的命運完全由男性主宰，在家庭中毫无地位，毫无發言權，毫无女性的尊嚴可言，甚至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這是由整个社會的男權主導、夫權中心的社會語境所決定。無論是上

20) 구인환 역, 《임진록》, 서울: 신원문화사, 2012.p50.

21) 庄秀芬, 《古代朝鮮女性文學創作的文化反思》, 《理論介》, (02), 2009.

22) 이금익, 《燃藜室記述》경성: 조선고서간행회, 1912.

23) 민족문화추진회, 《宣祖實象·卷十四》, 서울: 민족문화추진회, 1986.

24) 민족문화추진회, 《宣祖實象·卷十四》, 서울: 민족문화추진회, 1986.

層社會還是平民家庭，女性在家庭中都處於夫權主導的邊緣地位，毫無人權，動輒成爲男性暴力的犧牲品。

中韓古代小說中坏女人“妖婦”的形象相對“天使”形象則更爲豐富，她們形態各異，水性楊花，“悍婦”、“妒婦”以及被邊緣化的各種女性形象如媒婆形象、僧尼形象等。她們處於爛熟忍耐的對立面，被社會的倫理道德所不容，或對丈夫不忠，紅杏出牆；或荒淫無度，欲壑難填。《金瓶梅》中的潘金蓮和龐春梅荒淫無度，將風流看作是自己的座右銘，還有狡猾奸詐的王婆和苦心經營的薛尼姑、王尼姑等；《醒世姻緣傳》中的薛素姐是典型的悍婦，對狄希陳的鞭打罰跪是家常便飯。還有一些甚至塑造成了異類，例如《水滸傳》中的孫二娘、段三娘等²⁵⁾，還有韓國古典文學中“四大妖婦”形象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4. “他者”：无论天使还是妖婦

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形象，無論是天使還是妖婦都是被利用、被死亡、被禁錮的工具，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並不是女性本身應有的形象，而是區別於女性本身的“他者”的形象。

4.1 被利用

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只有可以被利用的，才可以有價值。她們的婚姻是男性玩弄政治的工具，甚至女性的生命都是男性的附屬品，一旦發生什麼歷史劇變，男性可以將所有的罪責推脫給女性，讓她們替自己承擔千古罪名。

《三國演義》中孫夫人的悲劇，更是政治色彩的附加，所以看似强悍的他，成爲了不折不扣的政治犧牲品。她的一生，是穿梭于權利和謀劃之間的，利用、設計、防備、甚至于最后的投水殉情她也無法擺脫野心和利益的漩渦。

25) 徐國奎，《明清經典小說荒誕性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3。

公元208年，“夏，六月，罷三公官，夏置丞相”。同年七月，曹操南擊劉表。適劉表病亡，表兩子琮、琦爲爭奪嗣位而翻臉，劉琮率衆降操，使操唾手而得荊州。劉琮降操后，寄住在劉表舊下的劉備趁機收表部卒，“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当陽，衆十余万人，輜重數千兩”。接着，諸葛亮單舟過江會見孫權，以超人的智慧“舌戰群儒”，終於導致了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²⁶⁾。“赤壁之戰”以后，劉備上表推荐劉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范，零陵太守劉度都歸附了劉備。公元209年，“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²⁷⁾劉備占了荊州，而荊州与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当知道自己將來也要嫁个英雄，她心里是暗自感激，哥哥果然對她情深意重，順從了她的心意。可她並沒有看到政治的層面，事實上《資治通鑒·卷六十五》上是這樣記載的：“權稍畏之，進妹固好。”²⁸⁾荊州是江東必爭之地，劉備是孫權的眼中釘肉中刺，出于籠絡、出于畏惧、出于權益，孫權才將妹妹許配于劉備，妹妹只不過是自己爭奪荊州的一顆棋子。

正史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都是這樣記載的：

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荊州城中揚起布幡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挂孝。”瑜惊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周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成縛，荊州反掌可得！”肅曰：“計將安出？”瑜曰：“劉備喪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极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荊州爲媒，說劉備來入贅。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等他交割了荊州城池，我別有主意。于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²⁹⁾。

孫夫人的婚姻都是一場交易，雖然貴爲江東郡主，吳國太的掌上明珠，看似風光一時，其實不過是男人們交易的一个籌碼。但“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

26)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六十五》，北京：線裝書局，2011，第77頁。

27)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278頁。

28)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六十五》，北京：線裝書局，2011，第77頁。

29)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278頁。

剛正，諸將皆懼。”³⁰⁾

像她這樣的女性所需要的男人，必定是武功蓋世的英雄。本以為是英雄紅顏的浪漫相遇，可惜她遇到的是劉備。然而被利用的不僅僅是婚姻，被利用的甚至是生命。

4.2 被死亡

在中韓古代小說中，很多人物都是“被死亡”的，即被小說刻畫成了心甘情願的死亡。

小說《壬辰錄》中更具代表性的是對妓女桂月香的描寫，是結合對金應瑞的描寫進行的。小說把桂月香寫成爲曾和平壤將校大軍的先鋒將校金應瑞相好的一個妓女。平壤淪陷於倭寇之手，她被迫去伺候平壤倭酋小西飛。金應瑞被朝廷任命爲收復平壤大軍的先鋒大將以後，打算刺殺倭軍在平壤的守將小西飛，便趁黑夜潛入城內。進城以後，他一時不知從何着手，突然想起了桂月香，便去找她，求她幫助自己執行任務。在桂月香的努力配合下，終於刺殺小西飛成功。

小說中的桂月香的思想性格有三個特點：第一，她既愛金應瑞，也愛祖國。她把對金應瑞的深情和熱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她既是一個感情真摯的女子，也是一個深明大義、勇于獻身的愛國者。她最初並沒有主動想到要配合金應瑞殺敵，只是在深夜回家換衣服時，非常意外地見到了金應瑞。“將軍爲何身臨此危險境地？”金應瑞以救國的大義和他們個人之間的情誼打動她，要求她協助刺殺小西飛。桂月香聽到此話，雖然心情緊張，却並無猶豫畏懼之色。她只是擔心金應瑞不能成功反而會遭到敵人的毒手。她向金應瑞詳細地介紹了小西飛“蓋世無雙”的本領和敵人的戒備森嚴，以及這個倭將時時防備行刺的警惕性。隨後她一再委婉地勸說金應瑞。桂月香在這裡並非不支持金應瑞的懲治敵酋，而是擔心他因客觀條件過於危險而受害，使得國家喪失一員大將。第二，

30)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281頁。

她机智鎮靜，臨亂不慌。通常來說，一个年輕女子要將刺客引入敵人巢穴深處，刺殺敵酋，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臨事慌張，也不可避免。但是，桂月香獻身的主意既定，就能經得住考驗，鎮定自若，在极其危險的條件下，机智沉着地完成大事。在桂月香反复叮囑金應瑞“千万小心爲是”之后，就先一步進入了小西飛的居住處清虛館。当小西飛怀疑地問她爲何一去好久才回來時，她巧妙地回答了他，未出漏洞。之后，又設法將小西飛灌醉，以便成就大事。桂月香用自己的机智勇敢掩護了金應瑞，金應瑞才得以完成刺殺的任務。第三，顧全大局，自願犧牲。金應瑞處決了小西飛之后，正打算把桂月香帶走，突然被敵人發現。他在敵人鼓角大震，喊聲齊發，灯火通明的情況下，慌忙背起桂月香把她帶出敵人重圍。這位不愿以自己个人的生命安全問題而連累先鋒大將金應瑞的俠女，爲顧全大局，爲國家利益，竟然心甘情願地死在了情人的面前。

왜군의 진지는 발각 뒤집혀서 김응서의 뒤를 쫓았다. 김응서는 성을 뛰어넘으려고 말을 아무리 채찍질을 해도 성이 높아서 뛰어오르지 못하였다. 그는 하는 수 없이 말에서 내려와서 계월향을 업고 넘으려 하였지만 그도 불가능하였다. 적이 추격해 오는 소리는 점점 가까이 들리는데 성을 뛰어넘을 수도 없고 달리 무슨 도리가 없었다.

“나리, 첩은 이왕 죽은 몸이니 왜적의 손에 죽느니 차라리 나리의 손에 죽는 편이 깨끗하오니 그 칼로 소첩을 죽이시고 나리의 목숨을 보전하십시오.”

계월향이 옆에서 재촉하고, 이 말을 듣는 김응서는 창자가 끊어지는 것만 같았다. 옹기야 계월향의 말이 옹지만 차마 자기손으로 사랑하는 애첩의 목숨을 끊어 줄 수는 없는 일이었다. 이러한 동안 적의 추격은 더 가까워졌다³¹⁾.

桂月香就是被塑造成這樣一個人物：一方面幫助情人完成救國大業，另一方面也被結束了自己的年輕的生命。

31) 구인환 역, 《임진록》, 서울: 신원문화사, 2012, p105.

在《三國演義》中劉諶妻子崔夫人也是這一形象的典型。小說第108回，蜀漢即將亡國，后主阿斗投降，劉諶不想投降，崔夫人得知丈夫“欲先死以見先帝于地下，不屈膝于他人”的決心后，立即主動表態，“妾請先死”³²⁾，“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³³⁾言訖觸柱而死。這個故事也是作者虛構的，《三國志·蜀書·后主傳》記載，蜀漢將亡，“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³⁴⁾這裡作者將其被殺該為主動請死，不僅淡化夫權至上的非人道一面，而且，在死亡方式上的選擇上，她與丈夫相同，在死亡的价值上也與丈夫質量相等。崔夫人的死更突出其丈夫的忠烈和仁義，起到陪襯、烘托作用。還有女子，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也是一個烈女³⁵⁾。她早寡無子，情願單身，不嫁，在封建社會女子再嫁品格不好，叫“失節”，於是為了拒絕父親勸她再嫁，她這個弱女子自己截斷耳朵，後來又割斷鼻子等自殘行為表示拒絕。作者以此來宣傳：“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等傳統道義和仁義。其節操和勇氣贏得一片贊美，“義如山”。她不因為丈夫死失節改嫁，不因為曹魏滅亡而離棄，以此來宣揚封建節義。不允許女子改嫁，明顯表現出封建社會對女子的性禁錮，女性在危難時機甘愿拋棄自然人性，追求社會上倫理道德推崇的思想。女子的生命為道德价值、倫理价值服務。由於文化的熏陶，這種思想已經成為女性的心理自覺。

孫夫人也是如此。她在夫君和兄長之間不停的做着選擇題，越是選擇掙扎越是陷入困境，直到她的死亡。她嫁到了荊州，但在諸葛亮眼里却是“主公在公安也，被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恐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³⁶⁾，只不過是安插到主公身邊的定時炸彈。幾年後，劉備與西川劉璋交好。這時的孫權又動起了荊州的主意，與屬下顧雍商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荊襄？此不

32)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348頁。

33)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577頁。

34)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469頁。

35)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481頁。

36)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線裝書局，2011，第80頁。

可失之机会也。”³⁷⁾孫權雖然喏喏連聲，但還是采用張昭的計策：“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沒想到又是兄長的一場騙局，又進一步將她拉進死亡的邊緣。許多年以後，她才知道那場分離却是永別，等她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丈夫已經娶了別的女人為妻³⁸⁾。猇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後人立廟江濱，號曰梟姬祠。尚論者作詩嘆之曰：“先主兵歸白帝城，夫人聞難獨捐生。至今江畔遺碑在，猶著千秋烈女名。”³⁹⁾當初的恩愛其實是與荊州的一場交易，她只是交易和權謀的籌碼而已。

作為中韓兩國古代的女性，無論出身貴賤，在男權的社會中，沒有自己的意識，甚至生命都是被忽視，可以被死亡的。

4.3 被禁錮

被稱為天使的女子，其中有一種被稱為是烈女，實質上是對女性“性”的禁錮。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也是一個烈女⁴⁰⁾。她早寡無子，情願單身，不嫁，在封建社會女子再嫁品格不好，叫“失節”，於是為了拒絕父親勸她再嫁，她這個弱女子自己截斷耳朵，後來又割斷鼻子等自殘行為表示拒絕。作者以此來宣傳：“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等傳統道義和仁義。其節操和勇氣贏得一片贊美，“義如山”。她不因為丈夫死失節改嫁，不因為曹魏滅亡而離棄，以此來宣揚封建節義。不允許女子改嫁，明顯表現出封建社會對女子的性禁錮，女性在危難時機甘愿拋棄自然人性，追求社會上倫理道德推崇的思想。女子的生命為道德價值、倫理價值服務。由於文化的熏陶，這種思想甚至已經成

37)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321頁。

38)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411頁。

39)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445頁。

40) 羅貫中，《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院，1998，第481頁。

爲女性的心理自覺。

不僅僅是“性”禁錮，更深層次的是，連嫉妒都是不可以的。劉表的蔡夫人嫉妒也是很有名的，劉備建議劉表不要立蔡氏所生的兒嗣，觸動了蔡氏的利益。她一直嫉妒劉備。“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與表叙論，必來竊聽。”她更與兄長謀殺劉備，導致劉備逃走，劉備和劉表不能團結，雙方力量變得很弱小。還有袁紹繼室劉氏，爲了讓親生兒子袁尚繼承權力，袁紹尸骨未寒，她就殘殺袁紹的五位愛妾，又在袁尚兄弟之間制造手足相殘的悲劇，是典型的刁悍夕毒的悍婦、毒婦。作者主要不是把淫蕩嫉妒作爲女性乃至人性的弱點來挖掘，而是和男人的成敗聯系在一起，壞女人一般不顧廉恥，喜歡私下里下毒手。有的甚至殺掉丈夫，投奔他人懷抱。在封建社會，壞女人的標準不僅僅是淫蕩、多次改嫁，失去節操，同時也是破壞男人的正事，乃至破壞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事業的罪魁禍首。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中韓爲代表的東方古代小說中，女性的“性”是被完全禁錮的，甚至連嫉妒都是不可以的，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妖婦，甚至被冠以危害國家的罪名。女性不是原本存在的、真實的女性，完全被男權視角塑造了一個陌生的“他者”。

5. 結束語

從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來看，無論是壞女人、美女、烈女、良母等形象，都是男性從自身的角度對女性採取“妖魔化”、“天使化”的策略虛構出來的，都是不真實的女性形象，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是男權話語的產物，是男性思想倫理的傳聲筒。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指出：“一個女人之爲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⁴¹⁾是整個漫長的男權文化形成了所謂的女性形象，

41)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陳德中(譯)，《第二性》，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第13頁。

事實上女性的權利處于被剝奪、受支配、受奴役的地位，處于男性權力的政治策略控制之下，女性形象是整个封建時代男性化文明的產物⁴²⁾。

從寫作手法上來看，兩部小說的作者不惜虛構多個情節，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和主導傾向。女性命運的安排，品格好壞的設置服務于整个作品构思。女性形象是作家思想導向的產物，這種思想導向不是作者個人的，而是時代和男權思想視女性為工具。男性話語与整个封建政權，乃至族權、父權、夫權在實質上的同構，或者說在精神實質上的“同謀”。

和全書人物形象塑造相統一，作者對三國女性形象特征的塑造，表現出明顯的二元化特征：或突出其美麗，或突出丑惡。天使們都會大都深明大義，具有高尚的品德，都追求一種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為了政治大局，主動犧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這樣的女性形象符合傳統價值觀和主流意識，符合大眾的道德認同。明初和朝鮮末期的戰亂，對於忠義的強烈呼喚使女性成為政治上和道德上忠義的楷模，成就了女性形象智勇雙全的特征。同時，作者為了自己主题思想的需要，或表達某種女性觀，對於女性形象的塑造都設置了很多生動的戲劇化情節描寫，從而使女性形象表現出戲劇化的特征。它過於符号化，而把女性簡單化為服從政治斗争需要的工具和符号。為了小說主题需要突出或者夸大、或者貶低女性的某一方面，女性形象被簡單的二元化了。

總之，小說《三國演義》和《壬辰象》中出現的女性形象，還不可能達到當代文學的高度：描寫女性內心的感受、壓抑，討論女性与世界的關係，從而達到女性身份的認同。女性的生理特性，女性的美貌獨立性，女性的心理和理想，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表現，却成了小說中“缺席”的對象。傳統思維的慣性，和男性思維的自私自利立場、正統王朝的觀念制約了作者的視野。這一點并不是否認《三國演義》和《壬辰象》是兩國優秀的古典小說，而是提醒人們無論生活在哪一個時代，都要注意那個時代的局限性，應該盡量超越時代去思考。

42) 瑪麗·伊格爾頓(著)，胡敏、林樹明(譯)，《女權主義文學理論》，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第21頁。

參考文獻

- 周曉林, 〈男權話語的產物——《三國演義》女性形象論〉, 《四川師範學院學報》, (2), 2002.
- 朱全福, 〈論“四大奇書”中女性形象的嬗變及其成因〉, 《明清小說研究》, (4), 2009.
- 張宏生, 《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 張京媛, 《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 이능우, 李朝小說에서 女性的 發現, 아시안여성연구,(3),1964.
- 정우봉, 19세기 여성일기 병인양란록 의 작가와 작품세계, 한국고전문학연구, 2013.
- 김열규, 《한국문학과 문속연구》, 김포: 일조각, 1971.
- 구인환 역, 《임진록》, 서울: 신원문화사, 2012.
- 민족문화추진회, 《광해군일기》, 서울: 민족문화추진회, 1991.
- 민족문화추진회, 《宣祖實錄·卷十四》, 서울: 민족문화추진회, 1986.
- 陳壽, 《三國志》,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
- 陸玖譯注, 《呂氏春秋》,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
- 羅貫中, 《三國演義》, 長沙: 岳麓書社, 1998.
- 施耐庵, 《水滸傳·下》,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7.
- 韋旭升, 《抗倭演義(壬辰亂)及其研究》, 北京: 北岳文藝出版社, 1989.
- 徐公持, 《魏晉文學史》,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 易中天, 《三國紀》, 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4.
- 張俊基, 朝鮮后期戰爭小說研究, 東亞大學博士論文, 2003.
- 柳曉萌, 田兆耀, 〈從女性形象讀解《三國演義》的男權話語〉, 《安徽文學》, (2), 2009.

Abstract

Oriental Heroes: The Imagery of Scholar Generals in Chinese and Korean Classical Novels, focusing o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Imjin nok, or Record of the Black Dragon Year

Liu, Haimeng

Chinese and Korean classical novel <the Three Kingdoms> and <Imjin rok> female image showing a strange phenomenon, that is, whether their identity, status the shows angel and demon two kinds of extreme image. Women do not have their own personality, emotion and choice, and have no right to say. This essentially is a male dominated society dualistic of the image of women. That is who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ale aesthetic is an angel, and male aesthetic phase violation is the devil. Women's marriage is the tool of men playing politics, even the female's life are men's accessories, once what historical upheavals, men can all evade responsibility for women, let them for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eternal charges.

Key words : the Three Kingdoms, Imjin Rok, Comparison, female, Classical novel

투 고 일 : 2016. 5. 10. / 심 사 일 : 2016. 5. 15. ~ 2016. 6.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6. 6. 16.